

炉火和油灯

耿占春 著

放在我冰冷的手上，教我唱了这支歌谣，就匆匆地走。
而今炉灶已经熄灭，我的心也像一只空空的熄灭的
只是存留着生活的余烬和烟火色。当我们安葬了烧老
网的门，我重又看见了那座炉台，落满了浮尘，散
烟的味道，混和着岁月的潮味，化作一阵可嗅可闻的
我蹲下来，蹲在灶门口，蹲在柴火的碎枝残叶之中，
年的气息，我悄无声地和童年的我蹲在一起，和童年时



海燕出版社

忆
语体 文丛

炉火和油灯

耿占春 著



海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炉火和油灯/耿占春著. —郑州:海燕出版社,
2001.3
(忆语体文丛/耿占春主编)
ISBN 7-5350-2023-2

I. 炉… II. 耿…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1967 号

海燕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25

字数:111 千字 印数:1—6 000 册

定价:9.50 元

◎刘建生

包容与无穷多解

——引题《炉火和油灯》

重读这部文稿时,我正在申城的酷暑之中啃蚀高等数学的烛台,像占春的姥姥,像我的祖母,像一切老妈妈教导子孙辈的那样: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

是的,占春爬上了那高高的柜台,碰翻了小黑碗里珍贵的食油,一时油花四溅,油香四散。时至今日,我还能从这力透纸背的字里行间嗅到小磨油的清香,地道的,豫东黄土地上长出的,开花节节高的芝麻;地道

的,百年油锤撞击挤榨出来的,清冽的油香。

我们都有着土拨鼠的岁月,却也有了天堂鸟般的情怀,正是因为有了她——姥姥。

占春说,谨以此书纪念我的姥姥:她在苦难的生涯中引导我,就像在幸福中。

我说:不是“就像”,而是“就是”。

高等数学概率论中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叫包容。在同一个样本空间里,不同的样本点可以互相包容。 A 包容 $B(A \supset B)$, B 包容 $A(B \supset A)$ 。我想说:“炉火和油灯之乡”包容了姥姥,姥姥包容了占春,包容了芸芸众生的社会,包容了世态炎凉;而今天,占春又用他的《炉火和油灯》去包容姥姥,包容乡梓,包容自己驰骋的意象和思绪,包容人间的倾吐与倾听。

这样的样本空间,穿时光,夺阴阳,联接幻象与实象,沟通此岸和彼岸。不同的样本点在这空间中并($\cup$),相加,求和;交($\cap$),相乘,得积。我不知道这演绎着絮语和心语的方程式,能推导出多少故事和情感。

母亲走了,留下姥姥,和“我”做伴;

母亲走了,留下了我,与姥姥相随。

在家园里那三棵香椿树间,在衣橱里那件尚未改好的旧衣服里,在装进手巾包里的那只硕大无比的鹅蛋上面……我分不清,哪是姥姥的气息,哪是占春的思绪。分明是你包容了“我”,“我”包容着你。

任何学科,抽象到最后,都是哲学。或者说,学科的终极意义都能在哲学境界里体现。我想,回忆也是这样,情至极真,哲理自现。学科的相通,情性与理性的相通,倾诉与倾听的相通,一定是必然的。谁说不是呢?姥姥就是洞达世理,通晓至性的哲人,姥姥的言语、举止、印痕,所思所虑所念所记,是一部我们永远读之不尽的大书。

休谟进过,人们的幸福,首先在于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和感受。西方经济学说得更“露骨”,人们对生活的感受,完全在于在人们身上所实现的“效用”程度。吃惯了丰盛筵筵的人会对一摞馒头不屑一顾。可是,他们真的有坐在生产队的仓库门前用手指头抠出一粒粒棉籽来咀嚼的占春——两岁的占春——所得到的效用更大吗?那棉籽可以带来惊喜、幸福、满足、充实和自豪,这是人与人的不同。具体到一个人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饥饿时啃咬第一个馒头,其快无比;第二个,还能受用;第三个勉强可以;第四个,那就要倒胃口。效用完全成了负的。这是时空的不同。可是,只有姥姥是超时空,超越人的类别的,她不是一个具体的香梅的母亲,占春的外祖母,米米的太姥姥,她是一种超时光超地域超出人们所有的现成的界定和规范的意象,她对于啃咬过棉籽的我们,效用是永恒的,而且永远是正效用。

姥姥说：我都是熟透的瓜了。今夜脱鞋不知道明天还穿不穿哩。

姥姥说：要吃还是家常饭，要穿还是粗布衣。

.....

这种“熟”和“透”，这种平淡、朴素和普通，谁能说不让我们受用终生呢？或许，还有米米一代，米米下一代。

也许我滥用了“吃”的近义词和同义词，在读者眼中形成“第四个馒头”。可我还是忍不住想引用下面有关吃的两段话。

弟弟复生致哥哥占春的信：

.....

我姐到了郑州，你告诉她我很为她的身体担心，广华说她连馒头都不舍得多吃，怎么能这样呢，我们还没有到这一步。

米米对占春说的话：

.....

爸爸，这件事我们老师给我们讲过，就是这个小女孩，她跪在她妈妈面前说：妈，只要你让我上学，我的午饭可以不吃。她妈也没办法，还让她去上学，果然她不回家吃午饭。她妈问，她说中午在一个同学家吃饭。其实每天她放了学都跑到山上，去挖野菜吃。后来她死了。在医院里，剖开她

的肚子，里面都是野草、树叶、树皮……

“我无法控制住我的无济于事的泪水。”占春写道，“姥姥，我承认我是在痛苦，可您别担心，这种痛苦也在悄悄地帮我康复，我开始感受到生者的责任……”

已经一年了，在申城的一所大学里，四十三岁的我，还在继续我的学业，也许正是感受到了这种“生者的责任”，感受到了，我们应当对过去的姥姥，今天的姥姥，未来的姥姥做些什么，为她们分担些什么。我们承受的痛苦不值一提。

高等数学比较容易向应用学科延伸的分支叫线性代数，它包括有行列式、矩阵、线性方程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等等。矩阵是把有限或无限个元素排列在一起，像一篇文章中的一个细节和段落，只不过它们由数码或字母组成。矩阵的解分两大类：无解和有解。有解的情况，又分为两种：零解和非零解。非零解再分两样：惟一解和无穷多解。无穷多解则可以用基础解系全部表达出来。

当记忆之门一旦打开，这无限的思绪和忆语组成的方块字的矩阵有解吗？如果有解，那一定是无穷多解。回忆永远是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无穷多解。

包容了一切的姥姥正在天国里看着我们的无穷多解笑呢：这傻孩子！

目 录

破碎的陶片	1
说吧,悲哀	4
离散的记忆	32
往事已成空	59
童谣	102

炉火和油灯	123
梦	141
给天上的姥姥	153
后记	180

破碎的陶片

我手边有一些破碎的陶片。它是一个不可追忆的往事，一种无法复原的现实。一种无法复原的复原、不可追忆的追忆的对永恒的愿望，驱使着我，把它们从大河村的废墟中拣回我的案头，并最终写进了文字。

它们在这儿只占据一点点的空间，它们是一点点古老的空间，我已无从进入的生活空间。

在它与我之间隔着一道时光的深渊。

在恍惚忆梦间，它们有时也会无限地扩大，宛如一座古堡，而我的居室不过是其中的一隅。

它们曾经是完整的事物。现在只是一个断片。不

仅在空间上它是破碎的，在时间上它也无法向前或向后延展，它已失去了这种延续性。

它只是时光的一些碎片，时光与历史的骨骼。其实，一只完整无缺的陶器，当它失去了它存在于时间的生活空间，也已变为一个碎片了，一种现实的碎片。

一切存在过的事物消失了。我能为之做什么？

一切存在过的事物消失了，它变为生者的一种职责。一种无声的吁求。一种生命复现自身的冲动。万物的朦胧的渴望。它们变为一种难题。我能给予它什么样的救助？它向我要求的是我不具备的那种魔力——阻止时间的流逝！

这本是上帝的职责。因为惟有他才是万能的，可为不可为之事。

犹如耶稣是一个失败的上帝，写作，时光碎片的收集者，也只是一次归于无效的拯救。

茫然地望着这些陶片，我知道它不是死物，我知道数千年前有人创造了它。为了祭神，或为了一个美丽的鹿眼睛的女子。当我握住它，这只陶片向我的手心散发着时光的凉意。当我触到它，不知触到了谁的手。一只什么样的手描绘了上面的花纹？这种鱼尾纹、星纹或网纹，得自于他内心的何种感悟？得自于他周围的何种事物与地点？那是一双手，一双眼睛，一颗心，在从事神圣的劳作。一个人，他的周围有清澈的大河，有群鸟云集的树林，有奔跑的麋鹿，有他的鹿眼睛的姑

娘，而她唱的歌由于纯真又放肆以致连诗三百篇中的《郑风》也羞于记载……

这么恍若忆梦时，这只陶片于我就亲近了，它是那个生命如今留下来的惟一的见证。沉默的、不开口的见证者。它是那个完整之物的一个断片。

它是那个已逝的生命已逝世界的断片，又包含着那个世界，那个生命。

这个不可延续的断片——物质的复原如初已是一个赝品——有时会悄然灵活，使时光返回，使事物聚拢，使世界在其周遭呈现。

我写，我是时光碎片的收集者。然而我知道，有一种力量在悄悄地抹去。它总在漫不经心地抹去一切。时间、死亡、忘却、淡漠，在抹去一切存在之物，但也到处留下抹去后的痕迹。我写，我刻画这些痕迹。

我写，我回忆，我聚拢时光的碎片，我汇聚光芒。

创造光芒的写作。

创造光芒，使看不见的事物在其间隐约现身，试着显形。

说吧， 悲哀

像草一样常见的，是普通人的死。没有光荣，没有悼词，没有不朽的预言，悄无声息的死。如同他们来到世上时一样，不为任何人所想像、觉察、纪念。没有任何历史记载这样的生和死。没有任何历史记载吹过童年面庞的风，吹过青草的风。

我熟悉慢慢黯淡的目光，沉入黑夜的无名之躯。复归于无名，复归于风。没有告别的永诀。没有火焰的燃烧，痛苦如岩石卡在喉头。

我的心渐渐成了一座埋葬着逝者音容的坟墓。我的心是死者借以复活的天堂。我的心内闪烁着逝者的目光、话语，时光的碎片，曾经是真实的喊声、笑容，和曾经有过的事物的细节。当我不经意间突然忆起其中的任何一点声息、影像，我的心都会为之战栗良久，如置身于冬日的风雪中。

我热爱的、我铭记的亲人、事物、时辰与地点，如今都成了痛苦之源。

我又能怎么样呢？

我体内一切有感情的部分，都在受苦。

亲人的死，在世界上给我留下巨大的虚空，世界有多大，虚空也就有多大。我试着走开也没用。要有多少盲目生活的热情才能够填满它？

就在这个中秋节的第二个夜晚，我的姥姥离开我而去了，我眼睁睁地看着您临终前痛苦的喘息，医生徒劳的折腾，而我却不能伸出一个手指头来帮助您。眼睁睁地，望着您慢慢结束与死神的争斗，悄然远逝。

在白色病室，世界走到了尽头。我们活着的人都已撒了手，观望着近在咫尺而遥不可及的死亡。我知道您已卷进了另一道河流，而我仍在岸上观望。这河

流带着您远离了世界。我听见我的生活之岸也在坍塌……

姥姥在我的生命和精神中占据着一个故乡般的位置,一个来源、一个无限关怀的世界,而今这个圆满的来源的世界消逝了。

圆满,就是内心与存在之物的同一,它意味着幸福。是存在恰如所感的那种和谐一体。

才仅仅恍若隔夜的时光,死亡已划开了一道我无法逾越的鸿沟。我闭目思念,姥姥仍以真切的、散发着休息的举止出现在我心中,仿佛我一睁开眼睛就能看见她,把她从死里唤回。我无法忍受她整个的人仅仅存在于我的心中。她存在于我心中,这是我的痛苦:我心中的您毕竟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

我为我心中的您不再是您而受苦。

我曾经记住的生命的真实性又在哪里?

怀念是多么虚幻。除非我能够把您想出来。

我时时感到离姥姥只是一步之遥,然而睁开眼时就迈入了虚空。我总是在回想中一次又一次重新跨进那天的家门,希望一切能够重新开始,却只是再一次经历了您的死亡。

那天晚上,我陪米米练筝回来,发觉您已躺下睡了。我在里屋听见米米对您说:“太姥,您还给我讲从

前的事吧。”每天晚上，您总是给米米讲那些遥远时代的事情或歌谣，催她入眠。我听见您说：“米米，我感觉不舒服，睡吧，今天不讲了。”我知道您感冒几天了，我没有出来。我以为您只是感冒。又过了一会儿，我听见您喊我，说胃疼。我看见您反复坐起，躺下。我说：“胃疼不要紧，别着急。”您说：“我恐怕今夜间都过不去了。”我感到害怕了，但我一点儿想不到是心脏问题。我说我带您去医院。到楼下时，才骤然感到姥姥病重。

我总是在意识中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那个时刻，假如我知道一点心脏病的常识，假如给她服几粒救心丸，也许她现在仍然坐在我身边！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那个可以使姥姥活下来的时刻，一次又一次在生死的门坎前失误，永不可挽回。在慌乱与无知中，我帮了死神的忙，一把把姥姥推下了深渊……

一个平平常常的夜晚，如果不是您的死使它中断。

在医院里，我用一张蒙着白布的平车把您推到太平间。姥姥，您的路就这样走到头了？

此时夜静城空，明月又大又凉。

他想起太平间，冷藏室，姥姥怎么样了？那里阴冷、潮湿。燕说，姥姥怕冷，姥姥怕受凉，咱们该去给她加件衣服。他明白她现在不需要衣服了，一刻钟之前她还有冷热感，可现在没有了。他的心一阵抽搐。但